

# 梦游者

DER NACHTWANDLER

【德】赛巴斯蒂安·菲茨克 著  
Sebastian Fitzek

罗秀青 译

每一次醒来，都是梦魇的开始……



出版社

# 梦游者

【德】赛巴斯蒂安·菲茨克 Sebastian Fitzek 著

罗秀青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游者 / (德) 菲茨克著; 罗秀青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080-8507-4

I. ①梦… II. ①菲… ②罗… III. ①推理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3379 号

Copyright © 2013 by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GmbH & Co. KG, Munich, Germany

Web address of the author: [www.sebastianfitzek.de](http://www.sebastianfitzek.de)

The book has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AVA international GmbH, Germany ([www.ava-international.de](http://www.ava-international.de)).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4-5575

出品策划:  华夏书轩

网 址: <http://www.huaxiabooks.com>

## 梦游者

---

作 者: [德] 赛巴斯蒂安·菲茨克

译 者: 罗秀青

责任编辑: 杨永龙 聂俊珍

版权编辑: 郭 森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8507-4

定 价: 28.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满布惶恐的幽暗小径上，  
只有邪恶天使出没于此，  
那里有名为黑夜的恶魔，  
在黑色的王座上，振羽展翅——  
我来自世界仅存的极北之国，  
直到踏上这片土地，  
我才找到归乡之路

——安伦坡《梦境》

致 曼努耶拉

#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墨 菲	005
第二章 豪华游轮	016
第三章 烤焦的鞋	021
第四章 复 发	028
第五章 暴力倾向	036
第六章 快递员	045
第七章 星星的孩子	053
第八章 摄像机	056
第九章 秘 密	060
第十章 手 套	065
第十一章 一扇门	072
第十二章 钢琴声	076
第十三章 指 甲	080
第十四章 通风井	085

第十五章	手机	090
第十六章	十二夜	095
第十七章	声音	103
第十八章	浴室	106
第十九章	伊瓦娜	108
第二十章	地下情人	112
第二十一章	有眼睛的楼	117
第二十二章	照片	124

第二十三章	壁炉	135
第二十四章	日记	140
第二十五章	明信片	146
第二十六章	迷宫	154
第二十七章	威尼斯镜子	158
第二十八章	铜匙	162
第二十九章	梦境	167
第三十章	死猫	172

第三十一章	药剂师	182
第三十二章	包裹	189
第三十三章	高音阶记号	194
第三十四章	卧室	198
第三十五章	第二个我	205
第三十六章	手掌上的字	210
第三十七章	陌生男子	220
第三十八章	告白	227
第三十九章	嫁祸	236
第四十章	逃脱	242
第四十一章	撤离	246
第四十二章	实验	252
第四十三章	开始	265
尾 声		266
致 谢		274



## 楔子

才躺在急诊室不到半个小时，那个病人就已经惹出麻烦。不过早在救护车还没打开车门将担架床推出来之前，护士苏珊就已经尝到麻烦的味道了。

每当精神科有大事发生，她总是能尝到这种味道，一种仿佛在嘴里咀嚼着铝箔纸的味道。

有时候，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来自于病患，比如刚在1310号病房让铃声大作的男子，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施暴者，反倒像是受害者。

刚好就在晚间七点五十五分。

那名男子要是再晚个五分钟的话，苏珊早就休息去了，但是她现在必须空着肚子赶回现场。这并不是说苏珊非吃晚餐不可，而是小分量的沙拉加上半颗蛋，是她节食计划的标准食谱。她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其实，跟病房里那些神经性厌食症的女病患们相比，她根本没有胖多少。就这点来说，她可算是一个兼有妄想症的偏执

狂。不过对她而言，显然第一种症状更容易摆脱一点。

那名男病患是在一家超市前被逮到的，当时他全身赤裸地倒在雪地中，满身是血，脚上还有割裂的伤口。尽管看起来很脏，而且精神恍惚，脱水严重，但是他的眼神清醒、镇静，吐字清晰，牙齿也没有残留任何酒精、尼古丁或滥用毒品的迹象（在苏珊眼中，牙齿向来是判断精神状态最准确的指标）。

虽然如此，我还是尝到了麻烦的味道。苏珊一手握着传呼器，另一手抓着一串钥匙，心中暗自嘀咕着。

她用钥匙打开了病房的门，走了进去。

眼前诡异怪诞的景象让她愣了好几秒，才发觉传呼器正哗哗响个不停，于是赶忙联系专门处理危机状况的安全人员。

“我可以证明这一切。”那个赤裸的男子在窗前大叫，脚下有一摊呕吐物。

“你当然可以。”苏珊说，小心翼翼地与那名男子保持安全距离。

她的肯定听起来熟练而虚假。这样的话，苏珊每天都要演练无数遍，也不是真心说的，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空洞的说辞的确为她争取到不少宝贵的时间。

但是这次好像不一样。

调查委员会在后来的决议报告里声称，清洁女工在工作时用MP3播放器听音乐（这种行为在工作期间是严格禁止的），上司突袭检查，她一时情急，便将播放器藏在淋浴间旁边的水表箱里。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苏珊不晓得男病患是怎么拿到这部播放器的。播放器的电池盒已经被撬开，男病患的手里抓着一枚弯曲的碱

性电池，看来他用牙齿把电池的外壳都咬破了。苏珊不敢看，但是可以想象黏稠的电池酸液像果酱一样从尖锐的边缘流出来。

“一切都会没事的。”苏珊试着安抚这名男病患。

“不，才不会没事呢。”那名男子反驳说，“你听我说，我没有疯掉。我想办法将那个东西从胃里吐出来，但也许它已经消化掉了。拜托，拜托！你们一定要替我照X光！你们一定要替我的身体照X光！证据就藏在我身体里。”

男病患不停地大吼，直到安全人员赶来将他制服。

但是他们来得太迟了。

医生们冲进病房时，那名男病患早就将电池吞下肚去了。

几天前  
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  
某个你所熟悉的城市里。  
也许在你的邻居当中……

## 第一章

# 墨菲

那只蟑螂缓缓地爬向雷昂的嘴巴。再有几厘米，它长长的触须就要碰到雷昂张开的嘴唇了。它现在正踩在床单上一摊口水渍的边缘，那是雷昂睡着时留下的。

雷昂想闭上嘴巴，但是全身肌肉僵硬，动弹不得。

又来了！

他起不了身，手也抬不起来，甚至连眨眼都有困难。他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蟑螂展开翅膀，仿佛正友善地问候他：

“哈啰，雷昂，我又来了。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当然记得你，你化成灰我也认得！”

他们将这只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大蟑螂取名为“墨菲”。雷昂以前不知道这只恶心的东西竟然真的会飞。自从他和娜塔莉在网络上查询过相关数据后，两个人便为此争辩不休，最后他们得出以下结论：那些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大蟑螂的确具有飞行能

力，而其中一只显然在九个月前不小心跟着娜塔莉一起从度假胜地来到这里。这只怪物不知何时潜入行李箱内，他们后来回到家打开行李箱时，发现墨菲正坐在脏衣物上清理它的长触须，不过娜塔莉还来不及放声尖叫，那只蟑螂就飞走了。它应该是想在这栋老建筑里头找个不会被发现的角落躲起来吧。

他们搜遍了屋子里每一个角落，总共五个房间，一处都没有放过：护墙板下面、浴室洗衣机的后方，以及雷昂摆在工作室的建筑模型。他们连暗房都找遍了。那是娜塔莉洗照片的暗房，而暗房的门通常是上锁的，还用了不透光材料层层密封，避免光线进入。一切都是白费功夫！这只有着毛茸茸的蜘蛛脚、绿头苍蝇般油亮躯体的大虫子，自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几个月前他们刚刚迁到这里。发现那只大蟑螂的第一晚，娜塔莉还曾认真考虑要搬离这栋屋子。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后来，他们做了爱，在大笑中平静下来。墨菲应该已经从窗子飞到公园，去看它的同类（这座城市里那些个头比它小且光溜溜的同类）了。

然而，现在它却再次出现在这里。

墨菲靠得太近了，雷昂几乎可以闻到它的味道。这当然是鬼扯。不过不断袭来的强烈恶心感，使得雷昂的意识陷入几近狂乱的状态；他甚至以为自己在它毛茸茸的脚上看到它从床底下沾染来的无数尘螨。蟑螂的长须还没有触碰到他因惊恐而大张的干裂嘴唇，他就已经感觉到皮肤发痒。他甚至想象，如果这只蟑螂真的爬进他嘴里，那会是什么感觉。应该是咸咸的味道，而且会摩擦口腔内壁，就好像上颚粘着爆米花一样。

墨菲应该会缓慢而坚定地往他的喉咙推进，用它的翅膀拍打他的牙齿。

那么我连咬一口都不行。

雷昂闷哼一声，想要用全身的力量大叫。

有时候，这招可以让雷昂摆脱睡眠麻痹的状态。不过大多数时候，光这样是不够的。

他当然知道这只蟑螂不是真的。再过几天就是除夕了，现在正值清晨时分，卧室里一片漆黑。以他目前的身体状态，他连把手抬到眼前都不行，可是知道这些以后，反而让恐惧更加难以忍受。他非常清楚，眼前的东西无论怎么恶心，都不是真的，而只是心理对外界影响的一种反应。但不管那是虚构的还是真的存在的，他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两样。

“娜塔莉！”

雷昂试图大声呼喊他太太的名字，却只能颓然放弃。他经常困在白日梦里，如果没有外界刺激，他几乎无法醒过来。

“自我意识薄弱者容易罹患‘睡眠麻痹症’。”雷昂曾经在大众心理学杂志上读到这段话。他并不是个自卑的人，但私底下，他自认为属于“没错，但是……”的类型：没错，他有一头浓密健康的深色头发，但是数不清的发旋让他看起来总像刚起床的样子；没错，尖削的下巴让他显得有点阳刚味，但是稀疏的胡子却又让他看来像个青少年；没错，他有一口洁白的牙齿，但是开心大笑时，便会露出花费不菲的治疗成果，即一颗颗补过的牙齿；没错，虽然他有一米八五，但是他总是弯腰驼背，以至于看起来总是比实际身高矮一些。总之，他长得并不难看，然而那些寻欢的女人顶多给他一个微笑，不会把她们的电话号码给他。

真正能够得到这些号码的，反而是他最好的朋友史文。就外貌来说，史文生来就拿了一手好牌：从头发、牙齿、嘴唇、头型，一直到手掌……各方面都与雷昂不相上下，只是少了那些“但是”的问题。

“娜塔莉？”雷昂咕哝着，想要奋力挣脱睡眠麻痹的状态。

“救命啊！墨菲快要爬到我的舌头上了！”

雷昂被自己出乎意料的音量吓了一跳。不管是在梦中说话、咕哝或者哭泣，他基本上都只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但他现在听到的呜咽声，听起来比他自己的声音还要响亮、尖锐，好像是女人的声音。

“是娜塔莉吗？”

四周突然变亮了。

谢天谢地！

这次他没有踢踹或者大喊，就挣脱了梦魇的桎梏。他知道，几乎每两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有过跟他类似的经历，被禁锢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黑暗世界里，一个如同被守门员团团包围的黑暗世界，只有凭借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或者外在的干扰，才可能突围而出。比如说，半夜刺眼的灯光、震天价响的音乐、铃声大作的警报，或者……或者一阵阵的哭声？

雷昂坐起身来，眨一眨眼睛。

“是娜塔莉吗？”

他太太正背对着他跪在床头柜前面，看起来好像在鞋柜里找什么东西。

“抱歉，老婆，我把你吵醒了吗？”

除了不停的啜泣声，没有其他响应。娜塔莉叹了一口气，就



连抽噎声也渐渐消失了。

“你还好吗？”

她无言地从柜子里拿出短靴，将它们丢到……

她的行李箱里？

雷昂掀开被子，站起身来。

怎么回事？雷昂瞄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钟。才六点四十五分。这么早，连娜塔莉水族箱的照明设备都还没有打开。

“你还在生气吗？”

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两个不断发生争执，相互抱怨被对方忽视，前天才又大吵一架，每天出门上班前，两个人都不肯正眼看对方一眼。娜塔莉首次的大型摄影展开幕在即，而雷昂的建筑征选比赛也到了紧要关头。两个人都认为自己面临的期限比对方重要。

圣诞假期的第一天，“离婚”这个字眼第一次说出口，就算两个人不是真的有意要离婚，那也是个信号，表示双方的神经已经紧绷到极限了。原本雷昂昨天计划请娜塔莉吃饭和解，但是娜塔莉又一次从画廊晚归。

“你听我说，我知道，目前我们都有我们的问题，但是……”

娜塔莉蓦地转过身来。

她的眼神犹如赏给他一记耳光。

“娜塔莉，怎么……？”雷昂不解地眨一眨眼，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做梦。“天啊！你的脸怎么了？”

娜塔莉的右眼紫了一大块，眼皮也肿了起来，身上的衣服看起来像是匆忙套上的，不过也是穿戴整齐、随时可以出门的样